

如果有那個歌舞劇或歌劇的主要演員，在錄音那天嗓音不濟，那也無關宏旨，日後他可以把他唱的那一部分再補進去，即使和他對唱的那個人不在場也不要緊。爲了不使歌者過分操勞，歌劇的錄音不一定照次序，而且可以拉長到幾個星期纔完成。爲了不使立體聲喪失真實之感，歌星出場和入場都須做假，方法是在巨大的地板上畫了方格，衝要地方都設有擴音機，歌者只要在地板上像棋子那樣移動就行。舉例來說，那個戀愛中的男高音追逐情婦從花園一直趕到閨房，你只要告訴他從方格七走到方格五十二就可以了。

聲帶錄音的花樣，數說不盡，其中有些手法，已經使人提出藝術和詐術到底分別何在的問題。倫敦唱片公司的監製約翰·柯爾蕭(John Colshaw)認爲，二者相輔相成。爲了要在「神之薄暮」(Götterdämmerung)的第一幕裏產生一種特殊的聲音作用，他滿不在乎地把溫德曼森(Wolfgang Windgassen)的男高音變成男中音，使用的方法是把他的歌聲錄音用較慢的速度放送。柯爾蕭說：「如果華格納今天在世，看到今天錄音的情況，我想他不僅爲了音樂，而且爲了戲劇，也要藉重錄音。」

補綴錄音對音樂界的影響深鉅，現在被奉爲規範的已經不是演奏本身，而是錄音唱片。流風所被，時代歌曲的歌者在演唱時，總要把他們的擴音器接到後臺的錄

音機上，立時就有一種叫做「聲帶顛音」的迴聲型聲音傳來，來補綴他們的聲音。有一位合唱指揮說：「這個道理說來簡單，今天大家從唱片裏聽到的聲音，比從音樂會裏聽到的不知道好多少。」

正統派聽了雖大叫「異端邪說」，可是許多人却同意這個說法。鋼琴家格林·高爾德(Glen Gould)已經有一年半沒有在音樂會裏演奏過了，因爲「真人登場奏音樂的時代已成過去，要把音樂更生動地傳達給聽衆，只有藉重錄音。像目前這種形式的音樂會的壽命，不會比二十世紀長。」

一個提琴家反對這個說法，他說：「我倒要請問那一張唱片能够比得上一位偉大的音樂家面奏的魅力，以及傾聽當場表演音樂時的那種刺激。」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如今還沒有結果。

成聖之道

何以聖人是聖人？因爲他們能在難以歡樂時歡樂，難以忍耐時忍耐，想停頓時邁進，想說話時緘默，想不同意時同意。如此而已，簡單的道理，永遠不變。

—Published by Morehouse-Barlow

我最難忘的人物

母親



我

童年的時候，一天早晨在羅馬家中被臥床搖動及深沈的隆隆聲驚醒。我剛睜開眼睛，母親就鎮靜而帶微笑地走進房來，坐在我的床沿上。

她說：「馬里奧，你看見天花板下面的吊燈在搖擺嗎？」我看見。「你覺得地板顫動嗎？」我點頭。

母親伸出兩臂，像是叫我看看一個驚奇的妙蹟。「馬里奧，這就是地震。」

就母親而言——她的名字是瑪麗·蒙德索里(Maria Montessori)，連地震也是啟發兒童心智的機會。她相信上蒼賦人類以充實自己的要求與能力，在尋求發揮這種能力的途徑中，她予世人以新的教育觀，視之爲自我發現及自我實現的歡樂過程。

回想起來，我很難想像她如何能在一生之中有這許多成就。她先是一位科學工作者，一位人類學家，義大利的第一位女醫師，其後是卓越的教育家，創立以她的名字爲名的遍及全世界的學齡前兒童訓練運動。我最大的光榮是參加她的工作。我幼時有一次在人羣中與她失

散。在找到她之後，我自誇道：「你能到什麼地方，我就能跟到什麼地方。」我差不多實現了這一句話。四十年來，我作她的祕書、助理、及後進同事，在她工作所到之處，追隨左右，遍及半個地球。

母親與本世紀初的許多端謹樸素的職業婦女不同，她的服飾華麗，顯露女性的嬌美。她觀察入微，愛好美食、良伴及暢談，深刻的櫻睛時常發出喜悅的光輝。

我有一次聽見她說：「人如果想享受這個生活，必定要面對現實。」她能够客觀地視察四周世界，看到實際情況，不為期望或期望所困。她訓練教師的第一課是視察。她說：「你們過去的訓練是叫兒童注意你們，此地卻要你們注意兒童。」

「要作的事太多」

我的母親幼時是學校中最笨的學生，功課讀不進腦子。到十歲時，她突然變了。除去女孩子們在那種年齡常有的宗教熱忱外，她有了天職之感。在她患流行性感冒而病勢沉重時，她的父母纔知道她的這種意識。醫師叫他們準備後事。母親却安慰外祖母說：「媽，別怕，我不會死，我要作的事太多了。」

這時她在班上總是考到頭名。外祖父母親勸她將來作教師，那是婦女唯一可作的職業。但是她根本不考慮；

用什麼方法來幫助他們呢？

當時，巴塞里博士已是義大利的教育局長。他請母親講授低能兒童教育問題。由於這項的講演引起了社會重視，他便為智力發育不全的兒童設立一所公立實驗學校，由母親主持。巴塞里博士取笑她道：「你到底還只是一個女人，一個幼稚園教師！」

母親在日記中稱這些孩子為「親愛的傻子們」。從早晨八時到晚七時，她終日與社會認為沒有希望的孩子們在一起，觀察、試驗，「煽起我在他們眼中看到的一點智慧之火」。經過兩年的深入工作後，她送她的學生參加公立學校的一次例有考試。「親愛的傻子們」證明了他們並非沒有希望。事實上，有許多人的考試成績與正常兒童一樣好。

這個消息發表後各方為之動容。但母親以其嚴格的客觀態度，認為這個消息的重要性不在於智力發育不全的兒童的成績好，而是揭露正常兒童的成績如此有限。

她參觀各公立學校，發現它們以一切可能方法阻遏兒童的創始力。兒童被迫坐在極靠近書架的凳子上，必須彎腰曲膝方能擠進去。一經夾在裏面，就不得不聽教師講授。靜坐者得優獎；畧有移動，即受重責。她對一批教育工作者及官員說：「我們的道德意識似乎在於屁股。」

她已決心要作工程師。十四歲時，她在一間男童技術學校隨班上課。一年之後，她改讀生物學，最後決定求取醫學的學位。

羅馬大學醫學院長吉多·巴塞里教授對她說「辦不到」。但是她終於獲准入學，得到獎學金，並作私人教師以供膳宿之需。外祖父大為不滿，不但不予資助，而且多年不和她說話。她是醫學院唯一的女生，時受嘲笑欺侮，但她終於獲得學位。

「親愛的傻子們」

她畢業之後，便在大學的精神病診療所工作，其任務之一是在市立瘋人院中選擇研究的對象。當時智力發育不全的兒童亦被視為瘋人，並與瘋人住在一起。在一間瘋人院裏，這位女醫師看到這些兒童像犯人一樣地被關在空無所有的房間裏面。看護長憎惡地說：「你看他們。吃完飯後就爬在地上找麵包屑，像是禽獸。」母親在旁觀察，孩子們尖聲亂叫，伸手搶麵包屑，然後揉成各種形狀。

母親看了恍然大悟，知道這些孩子們所要求者不是糧食，而是經驗。這些小手是在探索與世界的聯繫。某種內在的力量使這些孩子們在身體、心智、與性格方面都求發展。他們不應受隔絕限制，而應該有自由。但是

兒童之家

為智力發育不全的兒童創辦的學校成立後，母親又回到大學，後來被任為人類學教授。七年之後，方找到她的終身事業。當時有一個私營住宅計劃使幾百家貧苦家庭搬出污穢擁擠的大雜院，移入較佳的公寓。但在父母出外工作、較大的兒童入學時，六歲以下的兒童全無人管。於是負責人決定開辦一個幼稚園，請母親主持。她立即接受。這是她等待已久的機會；對正常兒童試行的主張。

她的兒童之家在著名的聖羅倫索貧民窟開辦。母親在初次會面時形容她所照顧的孩子們道：「六十個恐懼啼哭的兒童，畏怯到無法使他們開口說話；垂頭喪氣，無人照料，面容慘白，營養不良的兒童。他們生長在黑暗的小屋中，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激發其心智。」

其後二年內，這些被一位記者稱為「小野蠻人」的孩子們幫助母親徹底改革了教育。她不強令他們遵守無理的規則，也不把事實硬塞進他們的頭腦。她只設法誘發他們的獨立性。

她的第一步是以啟導兒童來解放兒童。母親指示她所領導的教師們說：「教導他們知道最小的事亦有作好的必要。」蒙德索里的孩子們學習小聲擤鼻涕、洗手、

繫鞋帶、擦鞋、扣褲帶、倒水倒牛奶不潑在杯外。她寫道：「自我依賴與自我紀律是內在機能健全的象徵。」精神分析學說首創人弗洛伊德有一次讚嘆說，受過蒙德索里精神訓練的兒童，將來一定不會有精神分析的需要。

新的工具

母親確認兒童係由感覺而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她創製教學器材，使他們能經由對實物的直接經驗獲得對事物的感覺。她用同樣形式但漆有不同顏色的木塊，讓兒童學習排列從最淺到最深的顏色又檢出形式相同但聲響各別的鈴，使他們知道音符，並列出音階。（今日的教育玩具多半自母親在半世紀前創製的教育器材演化而來。）

「我會寫字！」

母親認為三歲兒童可以從砂紙剪出的字獲得字的感覺，這也是她的許多創製工具之一。一天，有一個孩子用蠟筆畫圖，寫了個「手」字，大叫道：「我會寫字！沒有人教過我！」老師與同學們都跑過來欣賞這個字。然後，別的孩子也開始寫字，一面嚷着「我也會寫，我也會寫！」沒有人教過他們，母親只讓孩子在特別設計

的環境中工作，讓他在其中自有發現，經由他自己的具體經驗，促成見解。

在兒童之家中，孩子們先學寫字，四五個月後方學讀。有一天，在開始學寫的一個班上，母親在黑板上寫道：「如果你能讀這些字，上來給我一個吻。」經過幾天，毫無動靜。她說：「他們以為我和他們一樣，在黑板上寫字只是好玩。但是到了第四天，一個小女孩上來說，『我來了。』給我一個吻。」

學校又顯示了一件事：兒童求上進，不是因為畏罰或望獎，而是因為在學習中就得到快樂。孩子們以學習發洩其內在情緒，其最大的報酬就是進到第二步工作。

戰事迫近

母親的第一本書「蒙德索里方法」(The Montessori Method)於一九一二年出版後，歐洲與美國的許多學校均採用其教育幼童的原則。其後極權主義興起，這些原則受到攻擊。在德意志及奧地利，納粹黨徒們把她的書像放在她的書堆上焚燒。墨索里尼企圖利用她的名聲，但在她拒絕供他作宣傳之用時轉而攻擊她，她所開辦的學校及研究所均被法西斯黨軍封閉。

她說：「馬里奧，由此可見我們在此地的工作已經完了。」母親六十四歲時，離開了義大利，在巴塞隆納

建立新總部。

西班牙內戰發生時，我在倫敦，母親獨自帶着我的三個孩子住在巴塞隆納的公寓裏。政府軍乘着貨車巡行各街，逮捕有同情佛朗哥嫌疑的人。敵視天主教徒的情緒很濃，義大利人更危險。

一天，一輛貨車停在我們的門口，車上的武裝人員對我們的房子注視。我的大兒子後來告訴我，那時母親從窗口轉過身，把孩子們叫到身邊，和她當年對我解釋地震時那樣鎮靜地說：「大家總有一日會死。有人死得比別人早。我們現在禱告，不論我們的命運如何，請上帝領導我們。」

然後聽到貨車開走的聲音。母親下樓去，很小心地出門張望。那些人走了，但留下一個用紅筆寫的通告：「勿碰此屋，內住兒童之友。」

一國復一國，蒙德索里學校均因戰事停辦。母親乘英國砲艦逃出西班牙之後，在阿姆斯特丹設立總部。印度邀請我們去協助他們訓練教師。當我們在該地時，戰爭爆發。我們雖被視為「敵國人民」，遭受拘禁，但母親仍進行她的教育工作。

非洲之聘

戰後她年逾七十，回到歐洲。她的主張又受歡迎，

蒙德索里學校及訓練所又紛紛設立。她以多半的時間在荷蘭盛產鬱金香地區的北維克安海的海濱小屋中讀書寫作。

在五月中鬱金香盛開的一天，我和她坐在面對花園和海的窗前午餐。我告訴她我會到一位迦納的官員。該國即將獨立，亟需學校。他要母親和我協助他們訓練教師。

母親說：「最需要協助的兒童無過於非洲各國的可憐兒童。我們當然一定要去。」

我向她指出該地奇熱，生活條件極差。她已經八十一歲了。

母親溫和地責備我：「你不要我去！我有一天會自己去，把你留下。」

我對她說多年前兒時自誇的那句話：「你能到什麼地方，我就能跟到什麼地方。」

我離開那個房間去找非洲地圖。在我回來時，母親已經死了。否則她會到迦納去，也會到兒童需要她的任何地方去。

Mario Montessori

如有查詢，請寄：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

161, Koningsheweg
Amsterdam-Z, Holland